

历史的辩子

陈寅恪与王国维

LI SHI DE BIAN ZI
CHEN YIN QUE YU WANG GUO W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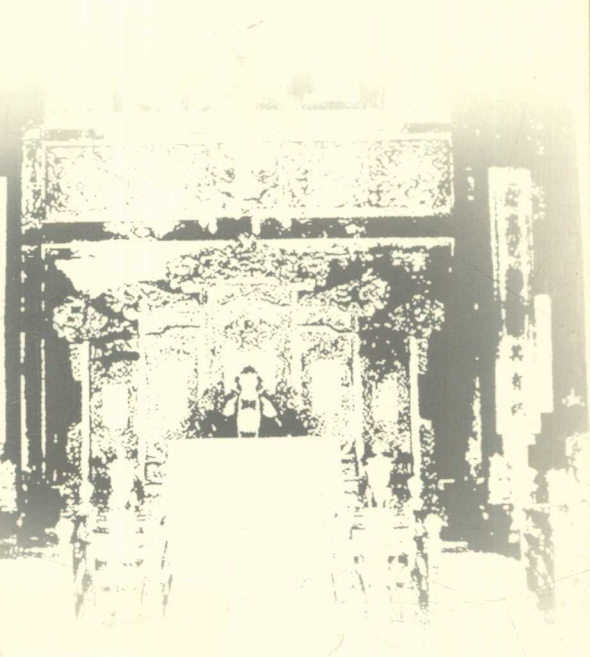
陶方宣 ◆ 著



瘦弱伶仃的背影，正是五千年

历史苍凉飘零的背影。文化遗民，

其实是时代的弃儿。



新华出版社

历史的辩子◎

陈寅恪与王国维

LI SHI DE BIANZI
CHEN YIN QIE YU WANG GUO WEI

陶方宣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辩子：陈寅恪与王国维 / 陶方宣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66-2599-6

I. ①历… II. ①陶… III. ①陈寅恪 (1890—1969) —传记 ②王国维 (1877—1927) —传记 IV. ①K825.81 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2268号

历史的辩子：陈寅恪与王国维

作 者：陶方宣

选题策划：蒋小云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蒋小云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邮 编：100040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5mm × 230mm

印 张：13.5

版 次：2016年9月第一版

字 数：172千字

印 次：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599-6

定 价：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 剪断历史的辫子

说心里话，我对王国维与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抬头仰望他们如同仰望北斗，因为那样博大精深的国学造诣只能令我辈叹为观止。一方面我对他们这样的遗老遗少又常常会摇头叹息。一根注定要被剪掉的历史辫子，像猪尾巴一样丑陋又难看的小辫子，他们还那么滑稽地当宝一样梳在脑后，这叫我无法对他们产生哪怕一丝丝的好感来——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叫我怎么说才好？

王国维生前的模样确实有些怪，典型的一个遗老遗少形象：面色青黄，长袍马褂，显得干瘪瑟缩。即便在他应聘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鲁迅先生就如此评价他：“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王国维的夫人天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帮他梳辫子，她为王国维准备了好几把梳子，先将昨天的发辫拆散，用大木梳疏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桃花赛璐珞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编织成辫子，搽上从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再刷上一点刨花水，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每天晨起如

此耗时费工，夫人有时不免埋怨：“别人的辫子都剪了，偏偏就见你顶着一根辫子进进出出，走到哪儿都让人看稀罕，为何不剪了它？也好让我早上省心些，回笼觉多睡上一会儿。”王国维不假思索地说：“辫子既然留了，为何要剪掉它？”王国维的回答有点强词夺理，辫子在他这里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当时北平城里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梳辫子男人，他是北大教授辜鸿铭。辜鸿铭的辫子与王国维的辫子是民国最著名的两根大辫子。辜鸿铭视辫子如生命，他抚摸大辫子对人说：“这是我的护照！”他在北大上课时，拖着一条大辫子，用丝线系上，戴着一顶红帽缎子里儿的平顶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进出红楼，与清华的王国维如出一辙。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胡适对此十分看不惯，曾经在北大校园捉弄过辜鸿铭。在晚清与民国那样的风云际会的时代，王国维与胡适正好代表着文化两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西装革履、年轻帅气，掀起新文化运动，口口声声要砸烂孔家店，他正是王国维与辜鸿铭的“天敌”。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年代，梳小辫子的他们正好成了传统文化可笑象征。我只有一点不能理解，同为赴欧洲留学的留学生，陈寅恪几乎半生在海外著名大学间游学，最终学成一代大儒。虽然西化到早餐非牛奶、面包不食，但在骨子里，却和王国维、辜鸿铭一样迂腐。陈寅恪为什么不能成为胡适之？追根究源就追到了陈寅恪的祖先身上，他精神上遗老遗少的贵族品格来自于他的祖先：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的陈胡公和后来著名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传统国学浸淫太深，所以他才会誓死捍卫精神上的民族正统，认定这是文化的主流，这正是代代频出的遗老遗少的精神支撑。

其实若严格说来，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罢，他们应该算不上遗老遗少，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王国维或陈寅恪生活的晚清与民国时代，清廷的崩溃对他们而言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

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他们瘦弱苍凉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苍凉的飘零的背影。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而然地就站到新文化对立面，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晚清与民国正处千年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是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作顽强抵抗之时。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它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明进步的包袱。在这里还是陈寅恪自己看得最深最透，他在悼念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根子上，“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唤起士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士大夫的心灵无法承受时，紧绷的生命琴弦往往会在这一刻断裂。陈寅恪分析得很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但是历史的脚步铿锵有力大步向前，文化的更迭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国维和陈寅恪所念念在兹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一条丰沛又暴涨的河流，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成因有它的原因和它的条件，它当然也起过它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与民国年代，到了现代文明

如春风浩荡、春江暴涨的今天，农耕文明孕育的孔儒之道与宋明理学就到了日渐式微的这一天。像一条曾经丰澹的河流，流淌到今日终于断流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科学与民主——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像电灯取代油灯一样，科学民主取代孔孟之道是理所当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文化遗民”王国维走到这一步走不下去了，最后只能投湖自沉。这是中国文化的劫数，也是中国历史的劫数。

目 录

序

剪断历史的辫子 / 1

第一章 大师之死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 2

昆明湖的波澜经久不息 / 8

自沉之谜 / 17

所有的忧伤悲伤哀伤，到最后全化成湖殇 / 22

大喇叭声中溘然长逝 / 28

南下的脚步停留在广州 / 33

“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 / 39

留在了温暖如春的南国花城 / 45

第二章
清华国学院

- 相逢于水木清华 / 52
南书房行走 / 58
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 / 64
大师们纷至沓来 / 70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 76
审美：真正的文艺复兴 / 81
在文化与历史的断裂处 / 86
乾嘉学派与沈曾植 / 92

第三章
遗老遗少遗民

- 王禀：“靖康之难”中的忠烈 / 100
《水浒传》中另一个王禀 / 106
“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 / 112
有虞氏的三十三世孙 / 118
传说后面是传奇 / 124
“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 / 130
陈氏三兄弟 / 136

第四章
颠沛流离

如影随形罗振玉 / 144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 / 151

北大的辫子和清华的辫子 / 158

从海上到上海 / 164

书生：读书的一生 / 171

在西南联大 / 177

流浪教授 / 183

压卷之作《柳如是别传》 / 189

附录

附录1：王国维年谱 / 194

附录2：陈寅恪年谱 / 199

第一章 大师之死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在晚清与民国的学术界，王国维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座遥不可及的山峰。很少有一个学者能获得那样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也极少有一个思想家抵达那样遥远的精神境界。可是，无论学术成就再丰赡华美、精神境界再高蹈出尘，他这个人与尘世总显得隔着一层幔帐。正是这层美妙的幔帐让王国维显得既出世、又入世，这是他在他的巨著《人间词话》中阐述的最高境界。现在我们要谈梁启超或章太炎、鲁迅或者胡适那样的学者，完全可以激昂起来、亢奋起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一提到王国维，就有点提不起精神，甚至有些委顿、有些空虚——而这正是王国维要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在晚清与民国不可多得的精神品质，让王国维在他一生孤寂的文化之旅相遇同样的独行客陈寅恪——大师与大师的相遇是彗星与彗星的相遇，这千年不遇的际遇是文化的艳遇，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大师世界却不能从这样的艳遇开始，从学术成就、政治立场着手当然也不行，非得从大师之死开始——这是第一步，就如同解读贾宝玉非得从他撒手红尘、入寺为僧一样，老北京的昆明湖因为有了王国维的纵身一跃从此就名载史册，昆明湖的烟波水气就凝聚成中国近代史上一

缕经久不息的文化芬芳。

这一天是1927年6月2日上午八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这一天久雨初晴，初夏的阳光分外灿烂，它照耀在帝都那些巍峨宫殿的红墙碧瓦上，显得美不胜收。街头路旁，槐花一嘟噜一嘟噜从青青槐叶间悬挂下来，不时掉下一朵，不时又掉下一朵，像一朵朵小白蝶扇着翅膀飞下大地。几乎每一棵槐树下都铺满了这种白色的槐花，看上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王国维就这样踏着满地落花来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这就是著名的国学研究院所在地，昨天的喜庆气氛似乎还没有散去，一切均历历在目——国学院第二班三十六名学生昨天就在此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宴会也设地这里。宴席共设四桌，所有国学院的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他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这天晚上，学生谢国桢来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他们一直谈到很晚，送走了谢国桢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首诗截然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

罢。不过，从以上的几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辮，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王国维照常来到国学院上班，那就是一个我所形容的阳光明媚的日子，王国维在缤纷落花中来到清华国学院，他和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还与他们商谈了下学期招生计划。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向研究院办公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上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国学院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对此并不奇怪，也没有人问他借钱干什么。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的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十时左右到达颐和园，王国维让车夫在园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许久，约半个小时后他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然后从容地掐灭了烟头，走到鱼藻轩的石阶上，看了看平静的湖水，猛然纵身一跃——此时大约十一时左右。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正在清扫垃圾。听见水响抬头一看，发现有人跳水，他即刻奔来跳入水中将王国维救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意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最终离奇地窒息而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晚上七点，王国维之死才传到清华园。经过紧急商讨，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二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已十分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

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要办理的丧事。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其状惨不忍睹。等到第二日下午四时，检察官才来验尸，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九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吴宓和北京大学的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王国维遗书装在一个信封中，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全文仅有百余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塋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其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从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指定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大学的看重，而委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吴宓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分量。从这封遗书中我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为人为文的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投水自杀，像一枚炸弹在中国文化圈引爆，上海著名的《申报》刊发了“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死”的北京专电，天津的《大公报》则在“国学家王国维在颐和园石舫投水”的报道上加了“因悲观时局”等导语，因为六月四日这天正是端午节，人们很快把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屈原投汨罗江联系起来。北京的《顺天时报》刊发了题为“继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报道，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也拿王国维与屈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种自沉方式虽然有别于陈天华的投海自杀或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但这种非功利性的毁灭生命却有一种审美的惨烈，这也印证了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文学、美术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如果说悲剧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审美快感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沉则正好是这种快感的全身心体验，他用他的生命的投入来完成这个审美的过程。我想，他走向昆明湖的脚步应该不是迟疑的、沉重的。相反，它带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平静与满足。因为这脚步既没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相反，它洋溢着“梦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和飘逸。